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花月痕
第二十八回 還玉佩愁書生受賺 討藤鐺蕙太歲招災

話說十一月起，癡珠依了秋痕的話，十日一來，來亦不久。牛氏就也明白癡珠意思了。這日，癡珠去後，牛氏便跑入秋心院和秋痕大吵。秋痕道：「他走了，教我怎樣？」牛氏不待說完，便搶過來，右一巴掌，左一巴掌，秋痕祇低頭不語。牛氏沒奈何，住了手，氣憤憤的出去。那狗頭雖攔出中門，牛氏屋裏他還出入，便慢慢的獻勤討好，如今又乘間想出一個妙計來，這且不表。卻說偷園，日來賈氏早走，荷生是上半日進營辦事，下半日到偷園和采秋作伴。此時紫滄回家了。小岑、劍秋俱係告假在籍，現在假期已滿，摒擋出山。

癡珠日來足不出戶，著了《捫虱》《談虎》兩編雜錄。月杪鶴仙回任，癡珠送行回寓，是夜擁爐危坐一會。喚禿頭剪了燭花，向書案上檢紙斷箋，題詩云：

情到能癡天或悔，愁如可憐地長埋。
徐陵鏡裏人何處，細檢盟心舊斷釵。
寫成鴛牒轉低徊，如此閑情撥不開。
盡說千金能買笑，我偏買得淚痕來！

次日，折成方勝，著禿頭送去秋心院。癡珠睡了一覺，禿頭纔回，呈上雙魚的一個繡口袋。隨手拽開，內藏紅箋，楷書兩首步韻的詩。癡珠瞧了，復唸道：

「再無古並波能起，祇有寒山骨可埋。

鏡匣祇今塵已滿，蓬飛誓不上金釵。

天寒無語自徘徊，見說梅花落又開。

為語東君莫吹澈，留些餘艷待君來。」唸畢，收入枕函。自此隔一日一到縣前街，餘外編書，或訪心印談禪。

心印道：「癡珠，你口頭色相空空，奈心頭牢鎖不開，恁你舌本翻蓮，歸根是個不乾淨。」癡珠道：「浮生蕩泊，吾道艱難，不足為外人道也。」心印道：「這是世情，你不懂麼？佛便是千古第一個情種！你們儒教說個仁，又說個義，便有做不得情的時候。我們佛教無人不可用情，恁你甚麼情天情海，無一不是我佛國版圖。祇菩薩閑情，卻是拈花微笑，再不為情字去苦惱，你怎不想想？」癡珠正要回答，忽見侍者報道：「苟老爺、錢老爺來訪。」

說話時候，兩人已經轉進屏門，癡珠口避不及，祇得見禮。苟才與癡珠是個初見，那錢同秀係癡珠舊相識，便拉著癡珠說長說短。後來心印讓坐，同秀就和癡珠一塊坐下。

也是秋痕該有一場是非，同秀喝茶，無心中將皮袍袖一展，卻露出一支風藤鐺。癡珠認是自己給秋痕的，怎的落在同秀手裏？心上便十分驚愕起來，說道：「七哥這支鐺，借我一瞧。」同秀陡然發覺，急得滿臉通紅，趕將手袖放下。遲疑半晌，硬著頭皮卸下，遞給癡珠，說道：「這是一個人纔拿來賣呢。」癡珠接過手道：「這就是我的，我在四川好費事尋出一對，你不信，看我這一支。」說著，就從袖裏取下一支，大家同看。半邊包的金色，兩頭雕的花樣，粗大徑圍，兩枝一模一樣。

苟才道：「這樣粗大風藤，委實難得。這黑溜溜的顏色，總帶得有幾十年工夫。」同秀道：「你甚麼時候丟了一支？」癡珠道：「我不是丟，我是給個人。你從甚麼人買來？」同秀道：「前天有我一個舊相識拿來，要賣二十吊錢，後來我給他十千錢，他也肯賣了。」口裏這樣說，臉上卻十分慚沮。

心印因向癡珠道：「這也難說就是你的。我在南邊有把王如意，竟與許太史家花樣大小也是一樣，後來我發誓朝山，就送他做個對兒去了。」苟才道：「癡珠，你給了甚麼人？何不問這個人有賣沒有？還是他給人偷出來賣，也不可。」癡珠勉強回答數語，帶上自己一支藤鐺，就先回西院去了。

這裏同秀見這支藤鐺已給癡珠看見，想道：「他們問出來，就曉得是我偷了，我也難再見兩人，倒不如編個謊話，教他們鬧一鬧吧。」便含笑向苟才道：「你道我這支鐺，真是買來麼？這是他給了秋痕，秋痕新給了我，我在他跟前不便說出。」苟才道：「好呀，你就和秋痕有交情麼？」同秀一笑。苟才接著道：「你竟巴結得上這個有脾氣的姑娘，這也難得。」

心印聽著這些話，祇微微的笑，通不言語。那侍者背地便一一和禿頭說了。

禿頭聽得這話，氣憤憤的跑到癡珠跟前，將侍者的話告訴一遍，且絮聒癡珠，無非是講白疼了他。癡珠聽了，半晌纔說道：「你不用多話，算我這回明白就是了。」

禿頭退出，癡珠便向裏間躺下。一時懵懂，全不想前前後後。竟然解下九龍佩，又向枕函中，檢出秋痕的東西，立刻喚禿頭送還秋痕，也沒一句話說。

可憐秋痕，這兩日正為癡珠和他媽力爭上流時候，那裏曉得半天打下這個霹靂！當下禿頭將拜盒打開，一件件交代明白，氣得秋痕手足冰冷，呆呆的瞧著東西。半晌纔問道：「爺怎樣說？」禿頭道：「爺沒說甚麼，祇問姑娘將那一支風藤鐺給了甚麼人？」

秋痕聰明，見禿頭說起風藤鐺，便知癡珠受了人家的賺，氣轉平了，說道：「你回去對你爺說，爺給我的東西，我一時也檢不清。我就沒良心，也不敢將爺留的東西，這會兒就給了人。那風藤鐺一節故事，你爺將來自然明白。我的東西，教你爺仍舊收下，對你爺說，我總是一條心，再沒兩條心。教你爺不要上人家的當，徒自氣苦。這時候還早，就請你爺來，我有話說。」

禿頭先前一臉怒氣，這會兒秋痕說得娓娓可聽，就說道：「我將這些帶回去，請爺來吧。祇是那一支風藤鐺，怎的落在錢老爺手裏？我也氣不過。」秋痕道：「是他偷著走了，我為甚麼給他？」禿頭道：「這錢老爺就可惡得很，他偷了人家東西，還要說幾多閑話哩！」遂將日間的話，告訴一遍。

看官，你道錢同秀是甚麼時候來呢？原來初十那一夜，狗頭向牛氏保起錢同秀，說他怎樣有錢，怎樣好騙，又怎樣給碧桃母子訛詐，說得牛氏心花怒開。自悔以前輕易答應了癡珠，總恨那幾天的兩誤人。

次日，就打發狗頭去同秀公館請安，探聽口氣，還想送些東西。不料失望而歸，說是同秀七月間就走了。這十天以內，狗頭四處拉攏。無奈太原城裏，將韋韓稱做海內二龍，就把劉杜稱做并州雙鳳。偷園、秋心院再也沒人敢於造次。所以癡珠來往，牛氏一時也不敢拒絕。

到了二十四日，狗頭出門。瞥見同秀衣冠楚楚坐在車裏，就如拾著寶貝一般歡喜。忙跟同秀的車跑到一家門首，跟班投帖進去，狗頭就在車邊請安。恰好主人不在家，同秀回車，便叫停住，向狗頭問道：「你姑娘都好？」狗頭答應，即說道：「老爺，怎的從七月起就不來了？」同秀道：「咳，不要說起。我就是那一夜接著蒲關的信，鬧個鹽務命案，次日冒雨起身，如今纔能脫身。」狗頭道：「這裏到小的家甚近，老爺順路進去喝一杯茶好麼？」

同秀做人，見人家會巴結，再不肯拂他意思，便道：「也好。祇是我聽得人說，你姑娘和我的朋友韋老爺好得很。」狗頭笑道：「他是老爺同鄉，小的原不敢混說，其實姑娘近來厭棄他了不得，都是你老爺那夜不來，害我媽上了他的當。如今老爺來了，便是我家造化。」同秀道：「往後再看。」兩人說說，早到門首。

狗頭打門，便一疊連聲嚷道：「錢老爺過來！」喜得牛氏、李裁縫忙迎出來。又怕秋痕不答應，牛氏自己跟進來，瞧著秋痕款待。不想同秀這回，是他女人和他同來，為著他娶妾，家裏好不吵鬧，如今是押他搬取回去，你道同秀這回，還能夠在外頭胡鬧麼？

當下秋痕在牛氏跟前，不能不招呼，到得牛氏去後，便低著頭，憑同秀怎樣問話，祇是不答應。

一會，秋痕走入南屋，同秀一人坐在炕邊方椅，見枕邊黃澄澄的一支風藤鐺，想道：「秋痕這般可惡，我悄悄的帶上，你總要捱一頓打。」其實同秀當時，作惡把秋痕教訓幾句，秋痕打定了。這風藤鐺是癡珠的，就丟了十個，他媽也不管，秋痕如何會打？當下同秀走了，秋痕也送到月亮門，他媽雖十分不快，卻不得說秋痕有錯。

祇十一月起，癡珠不來，好容易盼得同秀來了，言語又十分支吾。次日，辦點果品，教狗頭送去，纔曉得同秀這一回有人管了。家人們將狗頭送的果品，一人嘗一個，卻沒一個替他端上去回。等至下午，同秀影兒都沒見。兩盒果品，早給家人們白吃了，祇得端口空盒。

牛氏聽了，委實生氣，數說狗頭一頓，就懊悔不該冷落癡珠，要秋痕寫字去請。秋痕道：「這話難說，他見你們待他不好，叫你們自己打算。你如今要和他說話，你叫人請他去，我不敢管。」牛氏聽了，自然又和秋痕淘氣，卻不敢再打。

挨到二十八，一月待要完了，又是逼年。牛氏沒法，靠晚跑到北屋，將好話和秋痕來說，秋痕祇得答應。牛氏剛纔出去，禿頭就來了。

這秋痕真與癡珠是個夙緣，別人委屈他一點兒，不曉得要哭到怎樣。癡珠這樣丟他的臉，他還替癡珠體諒，是受人家的賺。且料定禿頭回去，癡珠必來。吩咐廚房預備點心，教小丫頭向火爐添上炭，做下開水，教跛腳打疊屋裏，自己著一盒香篆。

不一會，癡珠早來了，秋痕照常迎出來。癡珠雖然有氣，也不說甚麼，仍是攜手坐下，說道：「我再不想今晚又來這屋。」秋痕一言不發，含笑向跛腳道：「你叫老爺跟人和車都回去。」癡珠道：「怎的？」

正待往下說，牛氏進來招呼道：「我早打發走了。老爺這一個月，為甚麼和我們淡起來？我多病，家裏的人都靠不住，一向委屈老爺，我知道了。」癡珠見牛氏陡然恭順，倒詫異起來，也就說了幾句應酬話。

秋痕倚在方桌，手撥香篆，祇抿著嘴笑。牛氏吩咐秋痕道：「爺要酒要點心就叫，我都預備現成。」秋痕答應，牛氏就去了。

小丫鬟遞上茶，跛腳端上臉水，向秋痕道：「娘擰。」秋痕道：「今天一家的人，伺候他同祖宗一般，還要我擰？」跛腳笑道：「爺平日要娘擰，還是娘替爺擰吧。」癡珠道：「你擰著，我自己洗。」秋痕含笑向癡珠道：「擰一週給我拭手。」癡珠道：「你不替我擰，還使喚我？」秋痕瞧癡珠一眼道：「我不使喚你，卻使誰？」癡珠笑將手上擰的，遞給秋痕。

秋痕拭完手，向跛腳道：「你把爺茶碗，端給我喝。」跛腳道：「爺還沒有喝哩。」秋痕笑道：「我不給他喝，你待怎麼樣呢？」跛腳祇得含笑端上。秋痕喝了兩口，方纔遞給癡珠道：「賞你喝吧。」癡珠道：「怎的你今天這般樂？」秋痕眼眶一紅道：「我挨了一個月苦，纔有這一天樂，你還不情願麼？」說著，就拉著癡珠一塊坐下。將牛氏的話一一告訴，說道：「但願往後不再起風波，我挨那老貨兩頓打，就打值了。」癡珠道：「你甚麼時候又打一次？」秋痕就將初十的事說了一遍。癡珠道：「你怎的不給我知？」秋痕道：「給你知，也是枉然！」癡珠道：「祇因替我省兩個錢，你整整受一個月的罪。」跛腳在桌邊裝水煙，接口說道：「爺不曉得，娘前月還上弔來！」秋痕瞅著跛腳一眼。跛腳道：「也要給爺曉得娘的苦。」就低聲將那一夜的事，說給癡珠聽。

癡珠聽了，起來向跛腳揖了一揖，慌得跛腳笑嬉嬉走開不迭。秋痕噙著淚，將癡珠拉開坐下，道：「做甚麼呢？」癡珠慘然道：「我竟不曉，跛腳這回變了一個人，有此見識。果然你拚個死，不害我受累麼？祇是我今天聽人謊話，那般決裂，不特對不住你，也對不過跛腳。」秋痕忍著淚，說道：「你怎樣凌辱我，我也不怨。是我家裏人坑害我，我怪不得你，更見你的真心待我。祇你氣苦這半天，真個冤枉！」癡珠道：「這錢同秀怎的跑來？」跛腳就將狗頭怎樣去請，怎樣和同秀來，同秀怎樣偷了風藤鐺，通告癡珠。秋痕道：「他們還送果品去，同秀沒有收，這纔絕望，回心轉意來求你了。」癡珠笑道：「同秀這一來，還算我們功臣。」

於是軟語纏綿，跛腳伺候過消夜，先自睡了。兩人這一夜心滿意足。但見：

六曲屏邊，九枝燈下；枕衾乍展，衣扣半鬆。郎癡若雲，儂柔似水。流輝婀娜，接影娉峰。菱支不弱於風波，菡萏自苞於雨露。冬山如睡，玉艷臨醒。街鼓咚咚，夜光灑灑。刻鴛鴦翅，成蚊蝶圖。春溲枯心，歡銷愁髓。研丹擊石，冤魄願鎖於天牢；沁露蜜脾，華鬢忽遊於刃利。

此夜銷除百慮，有如點雪紅爐。從今暗數千春，願去閏年小月。

且說禿頭次日見天陰欲雪，便早些帶車來接。到了李家門口，覺得一路朔風吹得打戰，因向酒鬼店裏喝杯酒。恰好癡太歲拿盤鹵肝也來了，這兩人和禿頭，近來都講相好。便倒酒的倒酒，切肉的切肉，呼兄呼弟，一塊喝酒。

喝到高興，禿頭說起狗頭情狀可惡。癡太歲道：「你老爺既和他姑娘好，怎的不教姑娘出來喊冤？譬如再有風波，教姑娘儘管喊出街坊。你老爺是不便出頭替他說話，我們左鄰右舍，都幫得他去見官理論呢。買良為娼，已經有罪，何況是拐來呢。」禿頭道：「說起姑娘也可憐，昨日我也怪他。後來他說得有理，是我老爺給人賺了，倒教我不過意起來。」酒鬼道：「甚麼事呢？」禿頭便將錢同秀偷鐺，從頭至尾說了一遍。

癡太歲道：「是他麼？你帶我和他要去。我聽得留大老爺公館的人說，他怕老婆，這回他老婆來了，管住他，不給他走一步。你帶我去，你但說：『老爺問過李家，說這支鐺是錢老爺帶來了，叫我帶李家的人來要。』以後你做個好人，看我發作便了。我總要教他拿出藤鐺，還教那老婆和他鬧一場。」禿頭哈哈大笑道：「妙，妙！看你手段。我喝過這杯酒，就同你去。」酒鬼道：「討得來，也好替劉姑娘明心跡，給錢同秀臊臊脾。」

不言二人酒氣沖沖的去了。卻說癡珠、秋痕起來，差不多八下鐘了。癡珠便問：「禿頭來未？」外面人回道：「車到了，二爺沒有來。」癡珠道：「今天怎的竟不來了？」

不一會，禿頭笑嬉嬉的，徑跑入秋心院，恰好癡珠、秋痕都在南屋。禿頭將藤鐺遞上道：「討回來了。」秋痕了不得喜歡。癡珠接過手，說道：「你怎的去討？」禿頭便說出，癡太歲如何打算，如何上門吵鬧，錢太太如何大嚷出來，將鐺子擲在地下。就說道：「那太太好不利害，罵得錢老爺啞口無言，怕真要打哩。」癡珠微笑不語。

秋痕將鐺帶上，說道：「天理昭彰，他要害我們鬧出一場故事，不想他自己卻鬧出一場笑話了。」因向癡珠道：「我一個多月，通是打辦，今天我卻要重上妝臺，你待我梳完頭走吧。」癡珠就吩咐禿頭：「外邊伺候。」禿頭退出。

自此禿頭，逢人就說「錢同秀怕老婆」，就把這六個字做個并州土語。那同秀氣憤不過，無法和癡珠、秋痕作對，也難和禿頭報仇。卻買個營兵，借著買肉，和癡太歲廝打一場，送官究治，要想借此將他出氣。無奈鎖到衙門，禿頭早知道了。告訴癡珠，立地叫武營釋放，把那一兵也革了糧。癡珠又給了癡六歲三十弔錢，再做生理。後來癡太歲感恩報恩，捨命保護秋痕，也是為此。正是：

公子終歸魏，邯鄲識買漿。

英雄淪市井，淒絕老田光。

欲知後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